

姚雪垠
著

李自成

第四卷

漓江出版社



YZLI0890127103



姚雪垠 著

第四卷



YZLI0890127103

出版社



目 录

◎ 001 甲申初春 [第一——五章]

◎ 077 梦江南 [第六——九章]

◎ 122 北京！北京！ [第十——十五章]

◎ 220 崇祯皇帝之死 [第十六——十七章]

◎ 262 李自成在武英殿 [第十八——二十二章]

◎ 352 招降失败 [第二十三——二十四章]

◎ 385 决计东征 [第二十五——二十九章]

◎ 甲申初春*

* 甲申初春——崇祯十五年秋，洪水淹没开封后，李自成决定另找一个立足地，遂于十二月初攻入襄阳。翌年三月，李自成亲往樊城，杀了罗汝才。从此各路义军远避李自成，不敢再同他合作。五月，他改襄阳为襄京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，国号“新顺”。八月，明督师孙传庭在崇祯屡诏切责下，率兵出潼关。义军不断以弱兵诱敌；孙传庭因“胜”而骄，逐渐陷入包围，并被截断粮道。九月，义军于郟县大败明军，孙传庭率残卒逃回潼关。河南总兵陈永福投降。十月初六日，义军攻破潼关，孙传庭死于乱军中。十一日，李自成进入西安。遂定国号为“大顺”，改西安为长安，并健全了中央政府。十一月中旬，李自成回米脂祭祖。以上内容未及详写，有些情节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以插叙、倒叙的方式出现；而本卷则从十二月中下旬写起，很快进入崇祯十七年春天的场景。

【第一章】

在李自成去米脂祭祖期间，各种重要朝政和各地重要军情不断地通过驿站或派出专使飞速送往“行在”，而他沿途不管停留在什么地方，都要批阅许多从长安来的文书。凡是需要中央各政府马上遵照他的批示办理的，立刻将批阅过的文书发还。有些照例的公事，他本来可以不用亲自去管，由中央主管衙门以他的名义办理就是了，可是他也要亲自批阅。例如颁布明年的历书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“甲申历”，本来由钦天监推算议定，再由政府颁行就可以了，但他也要在颁布前亲自看看。在封建社会，每年冬季用皇帝的名义颁布历书，俗称皇历。一国之内颁布皇历是皇帝的特权，是皇权的象征。虽然他暂时还未称帝，实际上却是皇帝的身份，只欠正式登极罢了。所以，他十一月下旬在去米脂的路上得到已经刻印好的“甲申历”，十分高兴，竟然不顾鞍马劳顿，在灯下从头到尾翻阅一遍。他望着黄纸书笺《大顺钦颁永昌元年甲申岁皇历》一行红字，一种初掌皇权的喜悦和兴奋之情，充满心头，不觉为之陶醉。

各路大规模的和小规模军事活动仍在积极进行。他离开长安去米脂期间，新朝廷的全部机器依然继续装配部件，依然日夜不停地依照着他的意志运转。人们看见李自成不断筹划军事，所向贺捷，已经称得上武功烜赫，夺取天下的胜利为期不远了。而且也看见他关心朝政，留心文字。单看他到了西安之后，于戎马倥偬之中举行考试，修学校，征逸才，举贤能，定服色，改官制，直到颁布皇历，等等，样样举措无不显得这新朝廷正在锐意除旧布新，要不了几年必将文治彪炳，追踪盛唐。在他进入西安以后的短短两个月中，关中士民除极少数被他严厉惩治的大乡宦、大贪官、大恶霸之家以外，几乎是人人都对他怀着真正的崇敬和期望，认为他果然是创业之君。尤其一般老百姓说他是真命天子。

当他从米脂回到长安时，刘宗敏、牛金星、宋献策，迎接在一百里以外，面奏了军事和朝廷的各种大事。田见秀等大将率领地位较高的文武群臣，都到三十里以外接驾。其余文武官员和士绅，也有千人以上，跪在城外接驾。

李自成骑着乌龙驹，缓辔徐行。前边有仪仗与器乐前导，香炉中烧着檀香，轻烟氤氲，香满通衢。一个武士骑着高头大马，擎着一把黄伞，走在他的前面。通往宫中去的路，街道都早已扒宽了，整修平了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而且铺了黄沙。因为皇上要从这些街道回宫，沿路都净了街，断了行人。当然也有父老们想看一看

他们，就跪在街边，伏下身去，不敢抬起头来。

对着这种隆重接驾的情形，李自成在马上忽然想到在商洛山中被围困的日子，有一天他害病还没有完全好，骑马出来，将士们、义勇和穷苦百姓们如何拉着他的马头，密密地围着他。大家看见他大病初愈，围着他欢呼、跳跃，流着眼泪。这情形忽然回到他的心头，可是又分明过去很远了。他又不由地想起进洛阳时的情况，当时也算是很威风的，但怎能和今日的气派相比？今日这般景象，他知道在书中就叫做“出入警蹕”，是理所当然的，是从他十几年艰苦转战中得来的。唉！来之不易呀。

忽然他的心思又被眼前的景色激动起来，感到很不平静。他不由地考虑到，一部分东征大军已经开始从韩城一带渡过黄河。李过已经过河了，刘宗敏也要很快动身，他自己将随后起程。想到山西空虚，一路会胜利前进，在北京登极的事不会很久。千秋大业，如今分明已经出现在眼前了。虽然北京他没有去过，可是关于北京内城、外城、皇城、紫禁城，各种说法他听得十分熟悉。他认为，将来的长安城，一定要修得比北京更好，要恢复盛唐的规模。这里有山有水，什么样的花园都可以修建得如同天上一般。他在马上留意看着已经扒宽的街道，一种更雄伟的规划浮现在他的心头。

到了午门，他从马上下来，命百官各回衙门办事，丞相、军师、汝侯刘宗敏，今晚一更以后入宫议事。

一更刚过，刘宗敏、牛金星和宋献策遵旨来到宫中。李自成已经坐在便殿的暖阁中，一边批阅文书，一边等候他们。大家向李自成叩头行礼之后，坐下议事。朝中大事，李自成在回长安的旅途上不断地得到禀奏。尤其是刘宗敏和牛、宋二人，迎接在百里之外，又向他面奏了各种大事，他都十分清楚。所以今晚的会议一开始，他就向刘宗敏问道：

“你已经决定在这几天动身么？”

刘宗敏回答说：“本月二十日是黄道吉日，已经同军师和牛丞相商定，二十日从长安动身。东征的人马，如今都集中在韩城一带待命。少数部队，已经分三路渡过黄河。补之从米脂护驾回来，到蒲城时，皇上命他不必回到长安，他就从蒲城转路向东，先到韩城。他是先锋主将，想来会连夜赶路，如今说不定已经从韩城一带过河了。”

李自成转向牛金星和宋献策说道：“你们替捷轩拟好的檄文，几天前我已经在路上看了。还需要改动么？”

那檄文稿是宋献策同他的一位幕僚拟就的。听到李自成询问，他赶快恭敬地站起来，回答说：

“那稿子是经臣反复推敲，也请牛丞相与汝侯看过，然后才上奏御前。只是这是第一道东征的檄文，关系极其重大，所以必须等候皇上亲自斟酌，御笔改定，方敢刻版印刷。”

李自成轻轻点头，从御案上拿起文稿，交给军师，说道：

“如今我们在一起斟酌斟酌。好，你坐下慢慢念一遍，我们大家细心地听，看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。”

宋献策坐下去，双手捧起缮写工整的檄文稿，用带着豫东口音的腔调，念道：

“大顺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……”

李自成向大家含笑问道：“给捷轩这样的官衔如何？这官衔要载到史册上的，你们再斟酌一下。启东你熟悉历代典章制度，这官衔有不妥当的地方么？”

牛金星恭敬地站起来说道：“汝侯此次出征，为大顺朝夺取北京，建立万世宏业，至为重要。所以这官衔名号，必将载入史册，垂至千古。臣等遵照皇上离开长安之前的面谕，几经研究，商定这个称号，并经陛下批示同意。虽说前代无此名号，但我朝隆兴，对前代有因有革，前代所无者不妨新创。臣以为这官衔并无不妥，可以不必再改。”说毕坐下，等候李自成说话。

宋献策站起来接着说：“臣以为汝侯这一官衔很好，不需再改。起初臣等商议，用‘大顺钦命提营首总将军’这几个字，皇上用朱笔圈去‘钦命’二字，改为‘倡义’二字，臣等方感到自己识见太浅，深佩皇上天纵英明，识见过人……”

李自成笑着说：“这也算不得多么英明。我只是想着，如今还没有打进北京，诛灭明朝，这‘倡义’二字还不能丢掉。等到了北京，举行了登极大典之后，再改用‘钦命’二字不迟。好，献策，你继续说下去。”

宋献策接着说道：“汝侯在老八队原有总哨之称，直到近来将士们还习惯地称他为总哨刘爷，表示又尊敬又亲切之意。现在局面变了，倘若仍用总哨二字，一来不雅，二来这气派也太小了。如今捷轩已经封侯，代皇上率领东征的全部人马，用‘提营’二字比较恰当，提营的意思就是提督各营。本来应统称作提营大将军，可是皇上说过，几年内不要设大将军这个名号，所以臣等商量用首总将军名号，实际职同大将军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罗汝才原来封为大将军，几个月前已经被斩，我们当然不用大将军这个名号。”

李自成点头说：“我的意思也只是说几年之内不要再用。如今虽然决定用提营首总将军这个称号，可是将士们倘若感觉不顺口，不习惯，愿意称捷轩大将军也不要禁止，只是各种文书上不用罢了。关防已经制就了么？”

宋献策说：“今晚在御前决定之后，明日就可以铸成。臣等商量，关防虽是临时凭信，但将军之位甚尊，可以银质。”

李自成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然后说道：“你将檄文念一遍，如没有改动之处，就连夜发下去，赶快刻版。要多印一些，务使沿路各府州县，官绅百姓家喻户晓。你坐下念吧，一字一句地念，念清楚一点。”

宋献策坐下去，重新捧起檄文稿子，从头念道：

大顺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：自古帝王兴废，民兆于心。嗟

尔明朝，大数已终。严刑重斂，民不堪命。诞我圣主，体仁好生。义旗一举，海宇归心。渡河南而削平豫楚，入关西而席卷三秦。安官抚民，设防防边，大业已定。止有晋燕，久困汤火，不忍坐视，故特遣本首总，于本月二十日，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，分路进兵为前锋。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，所过秋毫无犯。我为先牌谕文武官等，审时度势，献城纳印，早图爵禄。如执迷相拒，许尔绅民缚献，不惟倍赏，且保各处生灵。如官民共抗，兵至城破，玉石不分，悔之何及！

后边日期写道：大顺癸未十二月×日。这稿头日期没有写，等将来印成之后，用朱笔填进去。显然已经不再用崇祯年号，而只用干支纪年。

李自成听了以后，又接过稿子看了看，微笑点头，提起朱笔，在稿子后边的上方，写一个“可”字，交还军师。向牛金星问道：

“那北伐诏书的稿子，可拟好了么？”

牛金星站起来回答说：“陛下的北伐诏书稿子，臣吩咐几个文臣已经拟就。今日与文臣们又讨论了一遍，改动了几个字，明日早晨即可以送进宫来。那诏书将在元旦颁布，尚有二十多天，所以陛下有时间从容斟酌。”

李自成点点头，示意牛金星坐下，又转向宋献策问道：“那一通北伐誓师的文告，我已经在路上看了。捷轩从长安出征的时候，这文告也要刻版印出，通告全军上下。”

宋献策说：“臣等认为，此次东征是皇上御驾亲征，汝侯只是先行十余日，所以不须行遣将礼。汝侯到了韩城以后，可招集诸将，代皇上行誓师礼，宣布文告，然后大军分路过河。至于已经过了河的将领，不必回到韩城，只要就地举行誓师，向部下宣布皇上的誓师文告即可。”

牛金星接着说：“此次皇上出征与往日不同。此是最后一仗，直捣燕京，一举而灭亡明朝。燕京一破，陛下登极，传檄天下，江南可不经大战而次第戡定，所以东征全军誓师，必须隆重举行。”

李自成心中兴奋，自己从御案上拿起了文告的稿子，重新细看。看到一半时候，忽然念出声来：

……不穀以渺渺之身，起自银川，兵威所至，壶浆竞迎。兹者三秦底定，定国关中；兴师东渡，直捣燕京。指日戈归牧野，马放华阳，长安定鼎。与万民同登衽席，岂不休哉！

凡尔将士，共宜各舒忠愤，用集厥功。其有摧锋陷阵，勤劳懋著之士，裂土分茅，锡之带砺。其或奸宄携贰，及傲狠违令者，国有常刑，法将难贷。

凡尔将士，共喻此意，勿焚我庐舍，勿虐我黎民。惟今约誓，其各勉旃。

李自成念毕文告，点点头，用朱笔批一“可”字，随即向刘宗敏说道：

“我本来很想立刻率领大军东征，同你一起渡河。可是长安还有许多事情要办，你先走吧。按照既定方略，你替我提督各营，扫荡三晋。我们在平阳见面，一起从太原北上，从大同往东，入居庸关到北京城下。我们自从起义至今，转战十六年，马上就要攻克北京，大功告成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明朝在山西的兵力空虚，到太原不会遇到大战。倘若一路顺利，不耽搁时间，看来三月初十左右，可以到北京城下。我如今担心的只有一件事……”

李自成问道：“你担心的是什么？”

刘宗敏接着说：“会不会崇祯往南京逃跑？这可说不定。要是他逃往南京，事情就有些麻烦。”

宋献策说：“只要我们进军神速，崇祯就来不及逃往江南，下一步收拾江南就迅速多了。”

牛金星说道：“从前朝古代来看，一国皇帝逃往别处，名叫蒙尘。唐朝皇上就两次逃出长安，元顺帝也是逃走的。所以为今之计，只有进军越快越好。崇祯想逃往江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

李自成说道：“我想，崇祯顾虑很多，未必会轻易逃出北京。只要我大军进兵迅速，等他决定逃走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”

宋献策紧接着说：“何况我军已经陆续进驻山东，截断了运河。董学礼投降陛下之后，陛下将他由副将升为总兵，正准备护送武愬前往淮阴等处。崇祯听到山东、淮北局势已变，必不敢逃往南京。除非从海上逃走，料他不敢冒这种风波之险。”

李自成问道：“这个武愬如何？”

牛金星回答说：“武愬是进士出身，在明朝虽无显要地位，可是也有一些名气。派他做淮阴一带的防御使，仰赖陛下声威，向地方军民宣布新朝政令，必能收拾那一带的混乱局面。日后下江南的事，并不靠他。只等北京一破，崇祯亡国，陛下命一上将，率军南下，并差一重臣随兵前往，江南可传檄而定。”

李自成笑着说道：“平定江南之后，下一步就该派大军出山海关，收拾辽东多年来的混乱局面了。”

从米脂回来以后，李自成在牛金星等大臣的辅佐下，处理军国大事，每日起得很早，睡得很晚。其执事之勤，连一向对他怀有成见的关中士绅，也不能不改变看法，认为他确实像一位开国皇帝。

如今离新年不到一个月了。许多事情都要付度制定，都要从明年元旦开始实行。所以他在东征之前，留在西安这段时间，特别忙碌。按照战国以来所谓“五德终始”的迷信思想，将大顺朝定为水德王，服色尚蓝。文官的补子以云为饰，一品一朵，直到九品九朵。如今已是腊月，关于建国改元、颁布历书、改易衣服的颜色，都必须由礼政府遵制宣告各地军民，好从甲申元旦起，一起遵行。还有一件大事，是应

该由礼政府宣布的。避讳的字，凡是犯了他的三代名讳的字，都得禁止使用，改用其他的字代替，或者改变笔画。他自己的名字“自成”两个字，是十分常用的字，如果都禁止使用，将给天下臣民造成很大的不便。所以他宣布：从甲申年元旦起，将“成”字改为曰字头下边带成功的成字，这样成功的“成”字就不必避讳了。总之，凡是封建帝王应该在改朝换代时所必须做的事情，他和大臣们都考虑到了，都做了准备，马上就要颁布。至于文武官制，在襄阳的时候已经制定，如今又加以修订，更加严谨。

改革币制，也是目前一件大事。明朝的钱币虽然还可以继续使用，但必须赶快制造大顺通宝，来代替明朝的钱币。自从天启年间以来，明朝因为国库枯竭，制造了很多又轻、又薄、铜质又坏，带着不少眼的小铜钱，民间称之为麻钱或皮钱。所谓麻钱，是指钱面不光，带有沙眼，像脸上的麻子一样；所谓皮钱，是因为元朝时候币制混乱，缺乏黄铜铸钱，就用羊皮制造钱币，使人们十分反感。所以如今对那些又薄又小的钱，也称为皮钱。由于天启年间中央政府铸造的钱币质量很坏，各地伪造钱币愈来愈不能禁止，银价日趋昂贵，钱价日趋低落，给百姓带来很大的痛苦。江南苏州一带，民间曾经拒绝使用天启钱，酿成很大的风潮。李自成深明此弊，也深深懂得百姓的心愿。所以在商洛山中被围困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带病到麻涧去，特意叫亲兵们带去许多嘉靖、隆庆和万历三朝铸造的厚墩墩的大方钱，散给麻涧百姓。进入西安之后，他就下令成立宝源局，暂时隶属户政府，专门铸造又大又厚的永昌钱。已经铸出了一部分，只等到甲申改元以后使用。可是铜的来源很困难。李自成从米脂回来以后，看了户政府上疏的奏本，只好决定收集民间铜器，输送宝源局，以便能够日夜加紧铸造。虽然这搜集铜器的事免不了骚扰百姓，但是也只好这么办了。

许多事情诸如开国典章、各种制度、政治措施、派兵遣将、筹措粮饷等，虽然各有衙门的官员分别执掌，上边还有刘宗敏、牛金星、宋献策等作周密筹划和设想，但是最终还得由他做决定。所以从他由米脂回到长安的当天开始，每日的生活既充满了显赫和得意，也充满了忙碌和操心，以至于同皇后高桂英谈心的时候也没有了。

腊月十八日这一天，李自成来到坤宁宫中闲坐片刻。高桂英带着抱怨的口气对他说道：

“皇上，你每日忙着军国大事，还有一些该办的大事竟然全忘了。”

李自成问道：“我忘了什么大事？你怎么不说呢？”

高夫人就说道：“常言说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能不能在你出征之前，将几对婚事办了，了却我们的一点心愿？”

李自成恍然想起，说道：“啊？你说的可是双喜和小鼎子他们的婚事？”

“是的呀，还要耽搁到什么时候呢？今年春天得了襄阳之后，我本想替这些孩子们完了婚事，你说不用忙，等破西安再说。如今已经来到西安，还不替他们办喜事，难道又往后推，推到进了北京以后，回来办么？”

李自成一时不能决定，仍然觉得目前马上要出征，没有工夫处理这些小事。皇后见他并不表示意见，又催促说：

“为这些孩子们完婚的事，当然不如军国大事重要。可是皇上呀，这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就是大事，是他们的终身大事。男孩子年龄长一点不要紧，只要不过三十岁，不能算成亲太迟；可是姑娘们就不然了。俗话说，好花能开几月红。难道要等她们的青春过完了，才打发她们出嫁么？拿慧英来说，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。倘若在官绅庶民家里，前几年就该出嫁了。就因为跟在我的身边，过着戎马生涯，没有太平的日子。再说，我也很需要她在我的身边，所以就把她的婚事耽误了。她嘴里不会说这事，可是我却不能不常常想到。还有慧琼、慧珠几个姑娘，比慧英的年纪都小不了多少，都该打发走了。别的姑娘婚事可以等你从北京回来，晚一年半载出嫁，早晚干系不大，慧琼可是必须赶快出嫁的，最好同慧英一起办了吧。”

自成仍在想着军国大事，有点心不在焉地问：“慧琼出嫁的事也要赶着办么？”

高桂英说：“不仅是为着慧琼已经该出嫁了，也要从小肅子身上想想。原来是想把慧梅许配给他的。后来，哎，没料到同军师做主，硬拆散一对好姻缘，将慧梅嫁给了袁时中，活活地送她到死路上，小肅子能不伤心么？他若如今看着双喜成亲，他不能成亲，他的心中会好过么？”

李自成直到这一刻，才重视皇后同他商量的事。忽然笑起来，摇摇头，说道：

“今天你提起来为双喜和小肅子完婚的事，要紧是要紧，可是如何能办得及呀？捷轩定于腊月二十，也就是后天，一早就要离开长安出征，决定命张肅随他一起。双喜等过了破五随我出征，办喜事的事情还来得及，可是张肅的喜事如何能来得及？我看，出征事大，为张肅完婚的事缓一缓办吧。”

“皇上，既然你已经决定命张肅随总哨刘爷东征，我只为张肅请假数日。二十二是个吉日，双喜和张肅都在这一天完婚。张肅的亲兵营随大队先走。张肅二十二日完婚，二十五日快马追赶，来得及在韩城参加誓师，然后同大军一起渡河。我替张肅请假数日，不误随大军过黄河。我想，捷轩也是会笑着点头的。皇上，你看这样办行不行？”

“二十二日……只有几天了，准备能来得及么？”

高夫人说：“准备的事情不用你操心，只要你点头就是了。”

“好吧。我因大事缠身，顾不上管这些，你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”

李自成站起来要走，但又笑着说：“王四已经与左小姐成了亲，不用操心了。罗虎这孩子有出息，如今也很得力。等我进北京之后，在众多的宫女中选一个美貌又通文墨的宫女，送给他做妻，一定会使他满意的。”

高夫人说：“皇上到了北京的紫禁城中，看见有出众的美色，不妨选几个服侍皇上。日后咱们大顺朝的后宫中，同样也需要妃嫔成群。”

李自成不明白高桂英的话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不好再说话。忽然看见像是王长顺站在坤宁宫的祯祥门外，便向一个宫女问道：

“那是不是王长顺？”

宫女躬身奏道：“是王长顺。他因为皇上正同皇后娘娘在说话，不敢进来。在祯祥门外已经等候一大阵了。”

“唤他进来，看他有什么事儿。”

听到传唤，王长顺恭敬地走进祯祥门内，从汉白玉甬路的左边来到坤宁宫的台阶下，整整帽子，然后从一边登上台阶，移到坤宁宫殿前。在门槛外边，就赶快跪下叩头。

李自成用亲切的口吻说道：“长顺，站起来吧。你给皇后带什么礼物来了？那蓝缎包袱里沉甸甸的，是什么东西？”

王长顺站起来，小心地跨过门槛，走进坤宁宫正殿，重新跪下，打开蓝缎包袱，露出一对金黄耀眼的崭新马镫。他双手捧起来一只马镫，呈给李自成，又捧起来一只，呈给高桂英。这新马镫，每只两边是两条龙，龙头朝上，合在一起。龙头、龙尾连着马镫，龙口半张，口中噙着珍珠。这珍珠能在口中滚动，却是取不出来。李自成夫妇欣赏着新马镫，十分高兴，连声称赞这新马镫制作精致。李自成问道：

“好哇长顺，你叫谁做的这一对金马镫？这么精致。”

王长顺仍然跪在地上。因为受到夸奖，激动得噙着眼泪，说道：

“皇上，你忘了？攻进潼关之后，有一次我摸着皇上的马镫说：‘这马镫呀，原来是别人用的旧东西，从你起义的时候接着使用，到如今又用了差不多十六年，有些地方已经磨麻了。你马上就要当皇上了，这马镫也该换新的了。’皇上那时候笑着说：‘你换吧，到长安以后换吧。’我说：‘陛下是真龙天子，新马镫不能够那么素净。我想这新马镫上应该有龙才好。’陛下又笑着说：‘这是好主意，你看着办吧。’到了长安以后，我就将这事交给工政府，要工政府遵旨主办了。”

李自成笑着说：“哪有旨意呀，我没下旨呀。”

王长顺说：“皇上要我看着办，这就是圣旨。皇上说出一个字就是金口玉言，就是圣旨。”

李自成看一看他，笑着点点头。

王长顺接着说：“等我随皇上从米脂回来，啊，不叫米脂，从天保府回来，工政府主管这事的官员将图样给我看了。我看了很不错，就催他们赶紧日夜铸造，外边加上鍍金。皇上，你看这镫子可中意么？”

李自成说：“中意，中意！长顺，进潼关行军的路上，我心中事情很忙。换新马镫的话，你对我说的时侯，我实在没有在意，只是随口答应，事后全忘了。不料你倒是认真去办了。”说毕，望着皇后哈哈大笑。

王长顺说：“天子无戏言。纵然皇上说出一个字，也是圣旨。小臣到长安后，怎敢忘记呢？”

李自成说：“好了，不用你亲自动手。你去吩咐人将乌龙驹的马镫子换了，将旧镫子送给宝源局，做永昌钱吧。”

“不！陛下，那一对旧马镫，要在御库中当宝贝珍藏起来，千秋万代传下去，使后代子孙知道陛下在马上血战了十五六年，得天下很不容易呀。”

李自成顿时收敛了轻松的笑容，同皇后交换了眼色，不觉点头。皇后对王长顺说：

“你说的很是，这一对旧马镫要存入御库，作为咱们大顺朝皇家的传家之宝，让一代代皇帝都莫忘这江山得之不易。”

王长顺又说：“臣已经要工政府官员们为娘娘照样铸造一对鎏金马镫，每只马镫上有一对凤凰。”

李自成说：“皇后的马镫不要做了。以后天下太平，皇后是一国之母，深居宫中，在紫禁城中要乘凤辇；出紫禁城要乘法驾。再也不用骑着马，随军打仗了。”

王长顺恍然省悟，赶快叩头说：“小臣一时糊涂，忘记皇后从今往后再也不用骑马打仗了。我真是糊涂！请陛下恕罪。”

皇后笑着说：“你不要害怕。倘若不是皇上提醒，不要说你，连我也没有想到我以后不会再骑马了。长顺，你将皇上的新马镫带下去吧。我同皇上还有话要说哩。”

王长顺将一双新马镫包好，叩头退出。他在心中狠狠地责备自己：“唉！我怎么忘记了，往后天下太平，皇后用不着骑马了。”

李自成嘱咐给王长顺重赏。随即离开坤宁宫，召见大臣们商量出征的事去了。

高桂英很快地将慧英和慧琼叫到面前，将婚期告诉她们，嘱咐她们赶快准备。又差人将双喜和张鼎叫来，也将奉旨为他们完婚的事说给他们知道。随即又命人分头为两家婚事赶快准备。既要为男方准备，也要为女方准备，一切务要从丰。于是，向北京进军的事，文武百官和命妇们朝贺正旦的事，两对小侯爷结婚的事，都搅到一起了，从朝廷到宫中，好不热闹。

腊月十九日下午，李自成在宫中召开了半天的御前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刘宗敏、牛金星、宋献策、兵政府尚书喻上猷、泽侯田见秀、文水伯陈永福、桃源伯白广恩、制将军李岩，以及原兵政府从事新升任文谕院学士顾君恩等十余人，讨论向北京进兵的事。其时如何向北京进兵的详细方略，早已决定。这次御前会议，只是表示刘宗敏提营出征的事意义重大，看有什么没有想到的遗漏问题没有。降将白广恩和陈永福二人参加会议，又有不同的原因。陈永福为人正派，是个血性男子，深为李自成所敬重。他也要带他原来的两三千人马随刘宗敏出征。他的人马已经开到了韩城附近等候，还有他的儿子副将陈德，如今在怀庆府驻扎，尚未投降大顺。可是已经暗中约好，等磁侯刘芳亮率领一支东征的偏师，从济源与怀庆之间越过太行山时，陈德就在怀庆投降，迎接刘芳亮进入豫北。至于白广恩，他和陈永福的情况不同。陈永福一直在河南，守开封多年，跟外边武将们关系不多。而白广恩在北方将领中是一位资历较深、交游较广的人物，崇祯十四年洪承畴率领八个总兵援救锦州，全军溃败于松山之际，白广恩就是八总兵之一。李自成带他出征，不是因为他手中有兵，可以在战场上为大顺朝建立功勋，而是因为他同明朝的北方将领如姜瓖、唐通以及吴三桂父子，都有或深或浅的交情。在招降这些将领的时候，他是很有用的一

个人物。

由于李自成将要亲自率兵去攻占北京，刘宗敏只是先行一步，所以不举行“遣将礼”。二十日清早，卯时整，长安的天色还不很亮，刘宗敏入宫辞行。李自成在便殿赐宴，实际也只是一种礼节，十分简单，很快完毕。李自成亲自送他出了午门，看着他上马。当时牛金星虽然是天佑阁大学士，居于丞相地位，宋献策是军师，但是按照大顺军的传统待遇，刘宗敏的地位却居于文武群臣之上。牛金星和宋献策奉旨率领文武百官，将刘宗敏送出长安城外，行了简单的“相饯礼”，一齐目送着刘宗敏率领着一大群将领和亲兵，在寒冷的晓雾中向灞桥疾驰而去。

刘宗敏走后两天，即腊月二十二日，又是一个喜庆的日子。长安城中有不少人家在这一天娶媳嫁女，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增加了一层热闹气。然而最引起全城轰动的喜事，并不是庶民百姓家的喜事，也不是官绅大户家的婚事，而是大顺皇上和皇后手下的两员爱将，同皇后身边的立过许多汗马功劳的两位姑娘，由皇上和皇后亲自主持，丞相和军师为媒，今日要拜堂成亲了。

长安城中的官绅士民人人尽知，张鼐已经封了侯爵，李双喜是李自成的养子，目前虽无封爵，可是人们却在私下议论，等攻破北京之后，江山大定，李双喜和李过都可能封为亲王。张鼐自从受封义侯之后，李自成就送给他一处很大的住宅，同他的爵位相称，距离紫禁城不远。虽然侯府还在草创阶段，但是府中已经有许多奴仆、文武官员、侍卫亲兵，经常车马盈门。双喜仍然住在紫禁城中，以备随时在皇帝身边侍候。近两年来，他在李自成身边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，到了长安以后，由于李自成俨然是新天子，双喜的地位也就更加重要。为着双喜成亲，李自成拨给他一处住宅，原是一座郡王府，也在紫禁城的附近。

两个月前，攻破西安以后，李自成曾经大赏功臣。除了加官封爵之外，还赏赐了许多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之类。一般将士，纵然战功并不显著，也都得到了不同赏赐。对于双喜和张鼐的婚事，尽管李自成曾经传谕，不许铺张浪费，但是如今的局面同往昔大不相同，喜事还是办得十分风光。李自成夫妇对男女双方自然有许多赏赐；而各位大将和牛、宋等旧臣之家，不用说也都送有厚礼。其余将领当然也各有表示。至于新近在西安投降的明朝文臣和巨绅，谁不想趁这个机会巴结大顺帝后的心腹爱将？他们的礼单上不仅有金银绸缎之类，还有不少人送了双喜和张鼐所不能够欣赏的名贵字画、玉器、宋瓷和各种古玩。

腊月二十二日，两家喜事大大热闹了一整天。第二天，两对新郎和新娘，都来宫中向娘娘叩头。事先传出娘娘懿旨：各家大将的夫人，凡是两对新郎新娘的长辈女眷和平辈年长的女眷，以及后宫内师邓夫人、健妇营主将红娘子，都来宫中赴宴，接受新郎新娘叩头。来宫中赴宴的只有两个男客：一位是老医生尚炯，已经内定为新朝的太医院尹；另一位是预定的牧马苑使老马夫王长顺。他们能够被娘娘召进宫中赴宴，受两对新郎新娘的叩头，这是李自成夫妇给他们的莫大恩荣。连李自成的新从米脂来的封为侯爵的近门叔父，也没有被召进宫中赴宴。高桂英用充满感情的

口气对两对新郎新娘说：

“不管你们为大顺朝建立了多大的汗马功劳，做了多大的官，像张肅已经封了侯，可是你们在他们两位老人面前都是晚辈。今日你们这两对小夫妻，要给他们二位叩三个头，还要好生敬三杯酒。怠慢了他们，我不答应。”

两对新人跪在地上，齐声回答说：“谨遵懿旨。”

尽管尚神仙和老马夫不断谦让，两对新人还是在乐声中给他们磕了三个头。大家都要他们对两对新人说几句话，勉励勉励。当着一大群大将和牛、宋等旧臣的夫人，尚神仙起初不肯说话，随即忍不住心情激动，对双喜和慧英说道：

“唉，我今日满心高兴，可是实在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哇。如今夺取明朝江山的大业快成功了，你们完了婚，国事家事皆大如意。请不要说我这个乡村的郎中倚老卖老，说出话来不知高低……”

牛、宋两位夫人都说道：“你有话只管说。他们都是在你的眼皮底下长大的，你该教训就教训。说好说坏他们都得听。你对他们这些晚辈说话，还说什么不知高低哩。”

皇后也笑笑说：“他们都是才成亲，都要做夫妻几十年，直到白头到老。你们两位老头子，对他们多说几句有好处。”

尚神仙接着说：“我说双喜少帅和慧英姑娘，你们两位从小就知道互相敬重。别人都夸奖你们是皇上和娘娘身旁的金童玉女，如今果然有情人成了眷属，比你们年长的，人人高兴，比你们年轻的，人人羡慕。你们哪，怎么说呢？你们要一辈子恩恩爱爱，要一辈子不忘记皇上和娘娘对你们的抚养和深恩。”

双喜和慧英同时跪下，说道：“侄儿侄媳永远不敢忘记。”

“还有你们，”尚神仙转向张肅夫妇，“我的小张侯哇，你虽然名义上不是咱们皇上的养子，可是，实际上是一样的。慧琼姑娘也是在娘娘身边长大的，人品性情都好，很像慧梅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忽然感到后悔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“你们要一辈子和睦恩爱、互相体贴。皇上和娘娘对你们恩深似海，亲自玉成你们的美满姻缘……”老医生实际是想到慧梅的不幸，慧梅的影子在他的面前晃动了一下。他心中明白，张肅并不喜欢慧琼。可是说到这里，竟不知道怎么接下去好。

王长顺怕他再提到慧梅，赶快用胳膊碰他一下，接下去说道：

“他们这对小夫妻也是天生的一对儿，也是皇上和娘娘身边的金童玉女。我会看相，他们这一对儿准是福寿双全，儿孙满堂。在咱们大顺朝功成名就，高爵厚禄，享不尽荣华富贵。”

王长顺的几句话，引得夫人们哄堂大笑。皇后向张肅和慧琼笑着说：

“快给你们王大伯再磕一个头，快磕！”

当天晚上，家家忙于祭灶，更增添了婚事的喜悦。大顺宫中仍旧遵照民间古老的习俗，由皇后率领宫眷们欢欢喜喜地在御厨房中祭灶。有人对皇后说，灶神职位太低，大顺国的皇后亲自祭灶，会把灶神吓跑或者吓得躲起来。还说，明朝宫中，

就没有皇上和娘娘祭灶的事。高桂英笑着说：

“我和皇上都是从农家出身，不能忘记庶民百姓家历年祭灶的旧风俗，也算是贵不忘本哪。今年再祭一次吧，明年就由御膳房差遣什么官员祭灶好了。”

灶爷、灶奶是从街上请到的一张民间彩印画，贴在御厨房的后墙上。灶神画成了白胡子老头；灶奶画得很年轻，圆圆的白脸，黑漆漆的头发，同老头并肩而坐。他们都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，灶奶的脸上还染了两块胭脂红。灶神的下边，印有大顺朝的甲申历。在神像的两边，贴着绿纸对联，上联写的是“上天言好事”；下联写的是“下界保平安”。在神像的上边贴一张绿纸横条，写着“一家之主”。神桌上的锡蜡台，插着一对又粗又大的牛油红蜡烛，烛光很亮。中间一只铜香炉，轻烟缭绕，香气扑鼻。香炉前放着一盘麦芽糖，叫做灶糖。用意是叫灶爷吃了后粘住嘴巴，到天上不能随便汇报。神桌下边的青砖地上，靠左边放着一只盘子，里边盛着小谷秆子，拌了麸子，这是为灶神的马匹准备的草料。桌边蹲着一个宫女，抱着一只红公鸡，这是为灶神上天宫时准备的一匹“枣骝马”。高桂英在宫眷簇拥中进入了御厨房。宫女已经为她在地上准备了拜垫，她恭敬地向灶神拜了一拜，随即在拜垫上跪下去，磕了一个头。按照宫中规矩，不管行什么礼，祭什么人，都要奏乐。但是，高桂英今晚祭灶，要按照黎民百姓的老规矩，吩咐不要奏乐，只在院中燃放一串鞭炮，增加热闹气氛。此时，满长安城到处都有鞭炮声。从紫禁城传出的鞭炮声，同全城的鞭炮声混合到一起。

在庶民百姓和官宦富豪家，一家主人祭灶的时候，女眷们和孩子们可以站在背后观看。当主人起身后，别人跟着跪下叩头也行，不叩头也可以。由于灶神的官职低微，说一句、两句亲切的玩笑话也不妨事。可是高桂英是娘娘身份，所以她跪下之后，所有的人都跪下了。大家都以为像千家万户一样，皇后会请灶神上了天宫以后，好话多说，坏话不提。所以都怀着很大的兴趣，等待皇后念诵祝辞。可是刚刚听了两句，人们便不自觉地收敛了笑容。只听皇后对着灶神祷告说：

“老灶爷，你虽然在诸神中官小位卑，可是你能够一年一次上到天宫，亲自向玉皇面奏人间各种事情，让玉皇耳聪目明，知道人间苦乐。自从天启年间开始至今，民不聊生，流离失所，血流成河，尸堆如山。眼下大顺国已经占了长安，正在向北京进兵，天下百姓开始有了指望。愿你到了天宫，务必把人间二十年的各种苦情，向玉皇一一奏明，不用隐瞒。恳求玉皇在天上睁开双眼，看看人间，保佑大顺军旗开得胜，顺利攻克北京，拯救天下苍生，早建个清平世界。老灶爷，给你准备的枣骝马已经喂饱了，请你早早地登程吧。”

言毕，她从旁边一个服侍的宫女手中，接过一只小小锡酒壶和一个瓷酒杯，斟满一杯烧酒，浇在地上。随即将酒壶和酒杯交给宫女，又叩了一个头才站起身来。她向左右望望，没有看见慧英，不觉有一丝怅惘的情绪掠过心头，便径自到寝宫中休息去了。

自从崇祯十三年冬天到了河南，一连几年过小年和元旦佳节，高桂英都不再在

马上奔波，也不再担心受官军围困。从驻军得胜寨的时候起，每年她都在小年下，按照米脂的风俗祭灶，心情畅快。在她周围的姑娘们也都十分快活。如今这一次祭灶，大概是她最后一次按照民间的风俗办事了，很快她就是真正的皇后了，断不会由她亲身对小小的灶神祭祀。今晚，她一则是一时的高兴；二则由于不能忘记民间生活，才亲自祭灶，向小小的灶神跪下磕头。这件事，实际与礼政府正在拟定的《大顺礼制》不合，所以事先她没有告诉皇上。等她祭了灶神，站起身来向左右望望，原来的满怀高兴突然消逝，想起来身边得力的姑娘已经十去八九：慧梅死了，慧英和慧琼出嫁了，慧珠和慧剑也是她平日喜欢的姑娘，早已经调到健妇营中……特别是慧英的出嫁，好像使她突然失去了一只膀臂。所以，她的心情一下子悲凉起来。

第二天，是腊月二十四。按照米脂县的风俗，家家户户都要将家中各地方打扫干净，屋梁上和椽子都得打扫一遍。民间有言道：“二十四扫房子，二十五磨豆腐。”这好像生活中一个固定的程序，年年传了下来。如今是在皇宫中，虽说每日由专管打扫的奴仆和宫女们打扫院子，揩洗家具，到处都是干干净净，但是宫中地方太大，房屋太多，旮旯儿太多，打扫不到的地方还是有的。高桂英忘不掉民间生活习俗，仍然一早就传谕各宫院，打扫房屋院落。

早膳以后，她想着元旦快到了，要准备各家命妇和邓夫人入宫朝贺，还要准备赏赐，等等，各种事项亟待安排。可是，如今大顺朝制度草创，宫中只有少数从秦王宫中留下来的粗使太监。宫女也很少，一部分是秦王宫中留下的宫女，一部分是近一个多月从赃官和不法乡宦之家籍没的丫环。高桂英曾想让吕二嫂在宫中总管这班女仆。可是，吕二嫂一是不认识字，二是她自己有家，儿子、媳妇、孙子需要她照料。所以，要不要命吕二嫂进宫办事，至今仍在犹豫不定。这困难虽是一时现象，却使高桂英感到，慧英的出嫁，使她周围的一切都乱了头绪。

她正想念慧英，慧英就进宫来了。皇后一见，眼梢和嘴角都不由地露出了笑意。慧英到她的面前跪下叩头，用温柔的声音说道：

“向母后请安！”

“你快平身吧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

慧英起身，站在皇后面前，等候吩咐。皇后含着微笑，向她通身上下看了一遍。见慧英虽然头上的花儿和首饰戴得不多，出嫁的艳丽衣裙，也换成了一般高门大户中新媳妇的日常绣花衣裙，然而从眼睛里和薄施脂粉的面容上，可以看出来新婚的喜悦和幸福。皇后看着，笑着，点着头。慧英被看得不好意思，低下头去，又用温柔的低声问道：

“母后有什么吩咐？”

皇后笑一笑，先不吩咐正经事，却叫她坐在身旁，问她进宫来是骑马还是坐轿。慧英回答说是坐轿来的，并说从秦王府中没收了十几乘轿子，有好的、新的，也有旧的、次的。赏赐他们新府的轿子有一乘是新轿，听说是郡主乘的。另外还有几乘，是宫女和仆妇们乘的。皇后点头说：